

列

仙傳

七



全傳卷之七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一 航居長慶中書生。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崔相國。相國
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備巨舟載於襄漢。歸
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覩面。因侍婢裊烟而
一 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
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數日後。夫人使裊烟召航
一 識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
耳。深哀草屨。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耶。但幸與
同舟。無以諾諾為意爾。夫人亦使裊烟答詩一

一飲瓊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
一飲瓊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
之旨意及抵襄漢。夫人使婢挈妝奩不辭而去。航追尋
訪滅跡匿影。竟無蹤兆。後經藍橋驛。因渴甚。下道求飲。
見茅屋三四間。有老嫗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曰。
雲英携一甌漿來。郎君欲航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正
訝之。俄置簿之下。雙手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覺
王液也。因還甌。遽揭簿。見一女子光彩照人。航愛慕不
已。因白嫗曰。某僕為甚乏。願少憇於此。幸無見阻。嫗曰。
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
容耀世。所以躊躇而不能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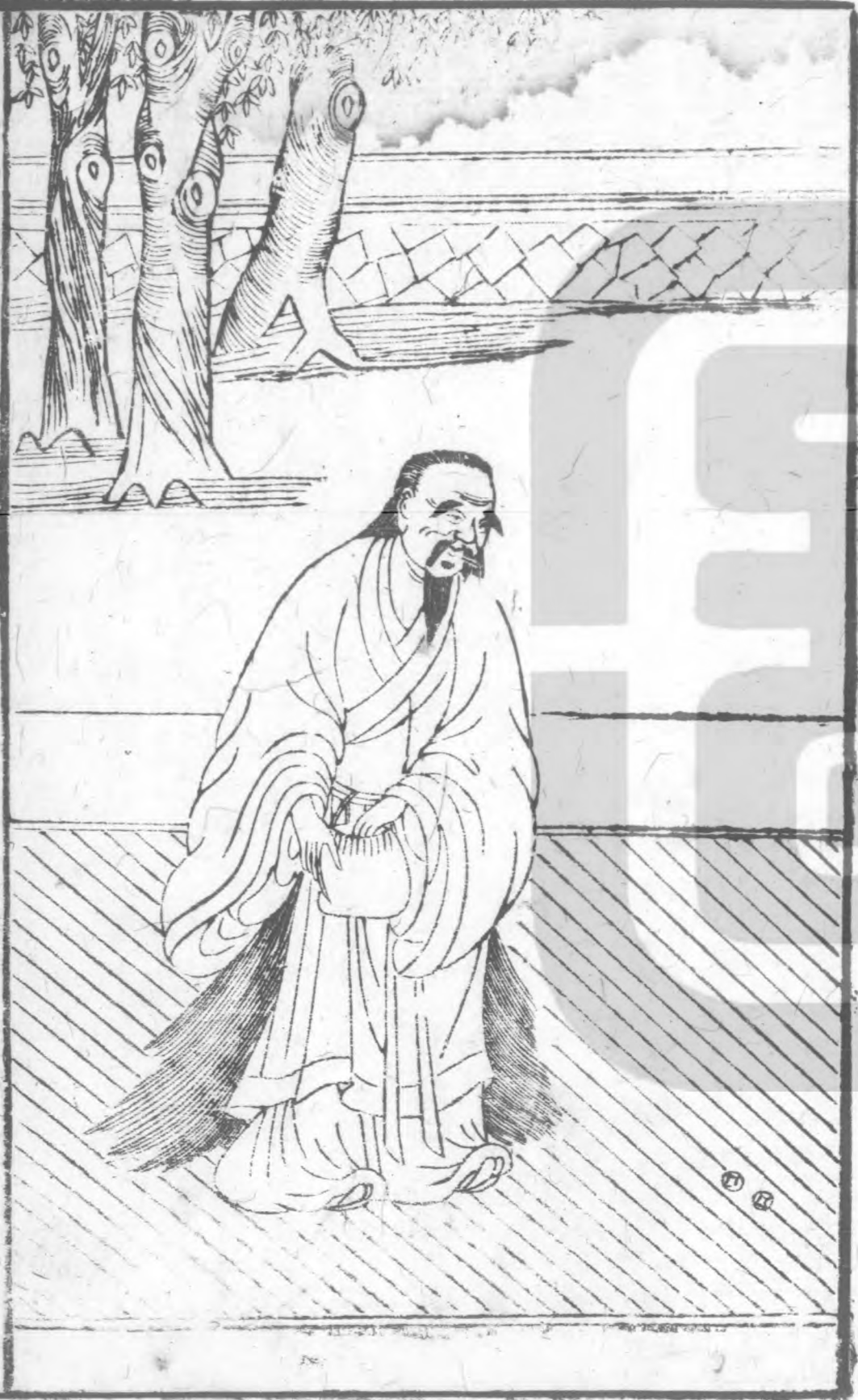
換



曰老病只有此孫文。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王
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若欲娶此女
者。須得王杵臼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
百日為期。必携杵臼至。幸無復許人。姬曰。如約。航至京
殊不以他事為意。唯遍訪王杵臼。或遇舊友。若不相識。
衆皆以為狂。忽遇一貧王翁曰。近得號州卜老書云。有
王杵臼舊人。今見郎君懇求如此。吾當為書道達航。即
求書往。卜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賣僕馬。
方及其值。輒步驟獨携而抵藍橋。姬見大笑曰。世間有
如此信士乎。遂許以為婚。文亦微笑曰。雖然。更為搗
百日。方議姻好。姬於襟帶間解藥付航。航即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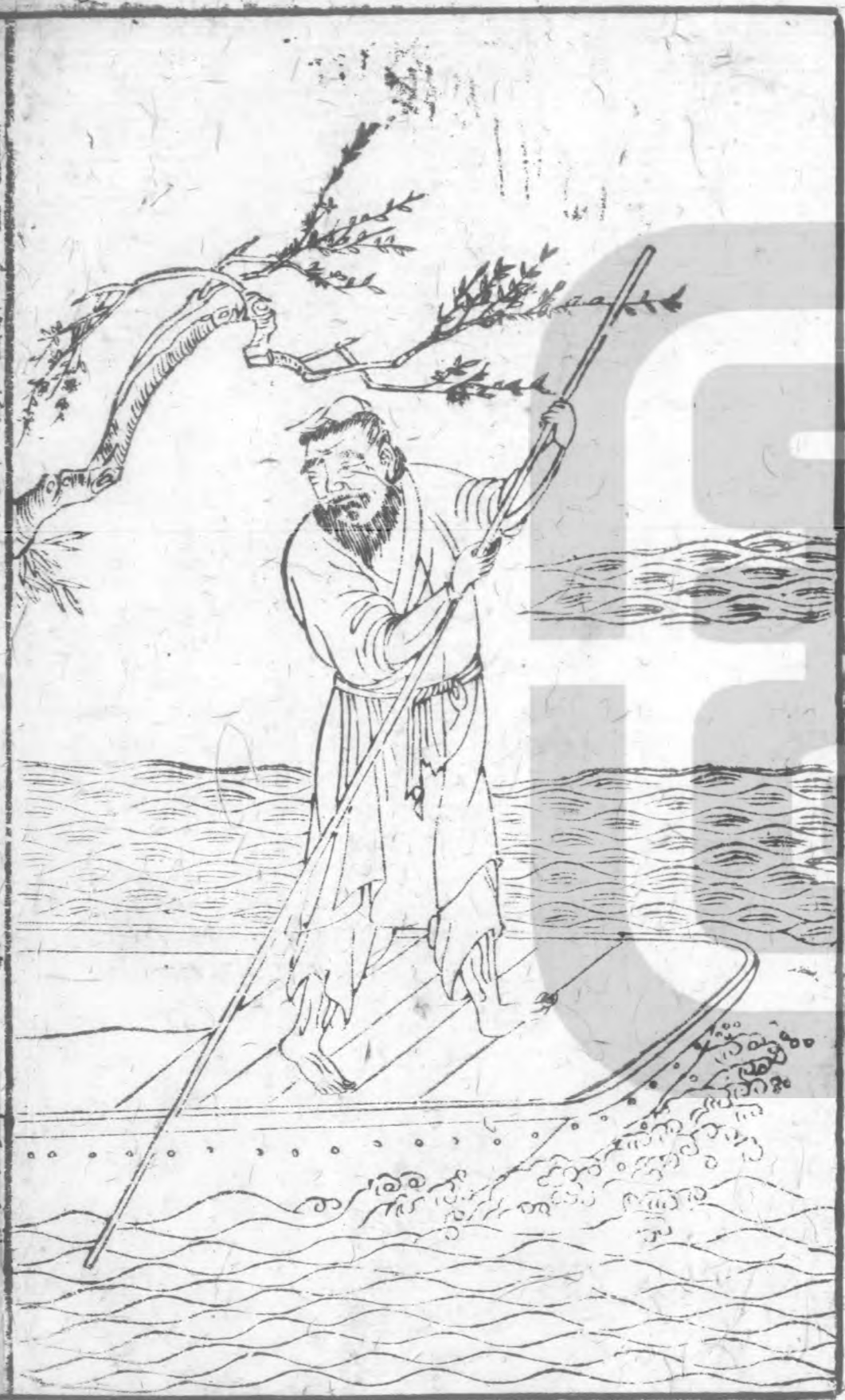
杵臼于內室。每猶聞搗藥聲。航窺之。見王兔持杵
而春。雪光可鑑。百日足。姬持藥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
告姻戚。為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
遂巡車馬。隸人迎航。見一大第連雲。朱扉晃日。內有帳
幄帷屏。珠玉珍玩。莫不臻至。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
訖。航拜姬。不任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
業當出世。不足深愧也。及引見諸姻戚。皆神仙中人。一
女仙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相
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仙曰。不意鄂渚同舟。
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
劉綱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為玉皇之女史。姬遂將航

夫妻入王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
丹。體漸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上仙。至太和中。
友人盧顥過之於藍橋驛之西。備說得道之事。乃贈藍
田美玉十斤。顥有雲丹一粒。叙話未日。復附書於親舊。
顥稽顙請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虛其
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得道未由矣。顥猶懵然。復語
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凡人自有不死
之術。還丹之方。但予未可教。異日言之。忽不見。雲英附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相傳數百歲。顏色不老。
髮長垂地。坐暗室。目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
猛獸隨之。若為衛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雖百處皆分身。



而至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絕容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酒仍漉。歷而出。飛朱符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應手而愈。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不。荅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况長生。又視乎。帝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其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上以金盆覆白鵲。令中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使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絕登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兒古而布素。宮人有笑之者。元鬢髮朱唇。年方二八。

皮鮑背。鬢髮幡然。因涕泣不已。上令謝之。步京師。素無葺葺。荔枝。上因語及頃刻。二花並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時坐有相子。集曰。巨山中亦有。味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幾滿。上食之。嘆曰。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內。積錢施人。比至江陵。已施數十萬。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亡其所在。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及宴駕。只十四年也。十字一起。當不之悟耳。



劉元靖。武昌人。為道士。師王道宗。道宗仙去。遂感悟。遊名山。入南嶽峻峯。鑿石穴以居。絕粒煉氣。唐敬宗召入思政殿。問長生術。尋放歸。武宗復召入禁。受法籙。賜號廣成先生。還山。宣宗時。忽天樂浮空而去。惟存杖履焉。

錢朗。南昌人。字內光。蚤以五經登科。仕唐。累官至光祿卿。文宗朝。歸隱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錢鏐延至于杭。禮之如師。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為縣宰。皆皓首矣。而朗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顏色如生。舉棺已尸解去。時年一百七十餘歲。

鄭全福。江西浮梁人。唐文宗時。入新安諸靈洞修煉。後居蓮華洞。遊桃花溪。有老人乘鐵船。全福曰。願借船。老人

人曰後三年復來時已百歲餘語弟子曰死必葬我淳
梁白水鄉及舉棺輕發之唯杖履而已

羊情以明經尉夾江後隱括蒼止與青蓮觀道士飲于阮
客洞忽仆地七日乃悟云初見一女自云雲英邀入洞
中石間有物迸出口此青靈芝也情已取食之自是惟
飲水覺身輕日行數百里後入委羽山仙去

侯道華芮城人或云自峨眉山來請中條道靖觀師周悟
仙恒如風狂人登危立險如履平地性好子史手不釋
卷因殿宇壞登梁葺之得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後上
松樹頂與雲鶴盤旋漸凌空而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
也後復降曰玉帝命我爲仙其基耶矣



侯道華

廖師郴州人唐懿宗召入行道術有驗後乞歸山韓愈為文送之云郴之為州當清淑之氣意必有魁奇者生其間廖師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溺於老氏者耶後于靜福山白日昇天

劉德本鄂州人好古多能往來大江商販唐乾符中大飢遂散米數萬石活飢民後避黃巢亂居五老峯下一日有鹿裘道者來訪因把臂入深澗忽見一老人出曰可同到後院丹碧煥耀老人指曰此誠真洞天也以汝行善故許到此遂不見道者曰尔已藉名仙錄矣相別而去德本後遍遊名山一日彩雲環繞白日騰昇時呼劉仙翁云



劉瞻

劉瞻小字宜哥。唐人家貧好道無巾。但總角其兄瞻曰。神仙遐遠難求。廊廟只尺易致。瞻不聽。忽一道士至其門曰。能相師乎。瞻曰。幸甚。隨入羅浮山四十年。兄登第拜相。後被謫。至潮臺泊舟。瞻冒雨來見。瞻驚喜不勝。瞻顏色如童。瞻已皤然衰朽。始謂瞻曰。尚可修不。瞻曰。仙凡殊途。今無及矣。叙闊終夕。忽失所在。瞻竟死。貶所。

黃洞源。武陵人。唐大曆中學道于桃源宮。瞿栢廷至武陵。師之。尋遇一老僧。遂辭洞源曰。歸仙洞去。洞源留之。不可期。十八年再見。後洞源之茅山栢廷忽至。計之。正十八年。洞源曰。吾亦將踏滄海。次日果羽化。

瞿栢廷。辰溪人。自幼聰慧。靈異。稱為瞿童。唐大順間奉母之。丹中。後自大西華妙洞中出。依善卷祠修道。功成。越。龍川宮昇仙。時刺史溫造刻石紀其事。

閻丘方遠。宿松人。幼聰慧。學道于廬山。道士陳玄悟。又得法錄于天台。葉藏質。尤好儒學。詮太平經為十三篇。唐昭宗累詔不出。賜號妙有大師。景福中。居餘杭大滌洞。吳越王錢鏐。奏請賜紫。又奏請號玄同先生。重建天柱宮以居之。一日入齋中。作控鶴坐。怡然而逝。異香滿室。後有見之於仙都山者。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遺。洙訓以進士業。峭獨好黃老。諸子仙傳。靡不精究。一

且告父母出道終南山。父母以其堅心向道，亦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綠布衫。或卧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多能隱化。後入青城山，仙去。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其名為已作，行于世。

何令通，南唐時為國師。言牛頭山不利，謫居休寧。後至芙蓉峯，一坐四十年。豁然大悟，更名慕真。宋天禧中，一日正席趺坐，忽心火自灼，頃刻而化。

末處州馬氏女，既嫁，家貧，養姑尤謹。遇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備織。去家百里，有美食，即以箬笠浮還家。薦於姑，頃刻就回。人呼為大仙。有廟在青田縣。

何九仙，世傳兄弟九人，居于山修道。又居湖側煉丹，丹成各乘鯉仙去。後因名其縣曰仙游，山曰九仙，湖曰九鯉。甘大將，名佃，五代象州人，天性通明，家富有。有以窘乏告者，必皆滿其所欲。有以禍福問者，無不奇驗。一日聚鄰里，告曰：吾已厭世矣。因諭眾人修身事親大節。語畢，即瞑目而逝。鄉人因建廟設像，祈之從欲如生。

赤肚子，自言晚唐時人，年已六百餘歲。我大明嘉靖年間，猶隱於北京西山中。

醫符



生而靈異。逆知吉凶。能文章。博今古。性獨

知。誥鎮金陵。台符詣陳民間。利病。知誥甚尊重。

朱齊丘疾其高明。使親信誘台符飲。符即知。故浮白

痛飲。卧地。因推沉石頭。蚶蛟磯下。後人每於黃山白嶽

見之。齊丘聞覓其尸。惟衣冠存耳。

麻衣仙姑。汾州人。姓任。隱于石室山。家人求之不得。適有

人見之。遂跳入石壁中。有聲殷殷如雷。壁即合。足蹟尚

存。

爾朱洞。字通微。其先出於元魏。爾朱族。少遇異人。傳還元

抱一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蜀漢間。行

動如飛。好飲猪血酒。吟哦詩。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

物如... 持以問洞洞曰。繇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
滄氣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若女子吞之。當生
異兒。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
陷日。誅夷無噍類。主人翁甚懼。洞曰。無憂也。乃施席作
法籠攝。建與三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
民者。禍即反汝。建等怖伏曰。不敢。後建入成都。戒兵勿
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某太
守欲買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為
移言惑衆。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二漁人
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



定乎。扣銅缶寤之。少頃洞開。目問漁人曰。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地耶。先是洞每至江濱。輒投白石。驗其浮沉。人不解也。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子類有道者。亦有所傳乎。二漁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去。二漁人附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過水。水濱有青衣媼。引置懷中。乳之。即能言。敏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十五詩禮書數。以至方藥之



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向所學但足以記姓名而已
吾將遊泰山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
與世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
一石鐺而去梁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得識其面如覩景
矍鑿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
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
先生先生賦一詩謝之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
送得來處士不與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詩及書
奏付宮使遞去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
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卧累月不起
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

先生也良久起曰睡酣奚為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曰
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
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休教
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洛
惟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辭
去賜號希夷先生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
元後當遊峨嵋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
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燃
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尚溫
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不散年一日一十八歲先生尤
精易學蓋人察物辨別聖凡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

祖太宗於籃以避亂。先生遇之。即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因同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輒處上次可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二天子氣。神教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名者美善。造物所忌。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故晚年竟喪清節。皆如其言。陳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髮髻目堯咨。連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陳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陳爲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陳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後陳轉

漣。中過墟里。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促汝父歸。陳驚問南菴所在。往視。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於此。乃即堯咨生辰也。又能逆知人意。齊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敢言。先生即曰。子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沈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炭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且笑且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開。來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值其睡。

一見傍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莫辨
一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先生嘗
一與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筭又更上危巔回
一臨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太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
一見真宗及門丞還問其故曰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
一於是建儲之議遂定先生為种放卜上世葬地於豹林
一谷下未為定穴既塋先生言地固佳但安穴稍後世世
一止幽名將种放不娶無子嗣其姪世衡世為將帥有聲
一先生以易數授穆伯且以穆授李挺之李授邵康節以象
一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至今糟粕猶存也
一針玄英燕地廣陵人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焉明



經事燕主劉守光為相雅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
一日忽有道人自稱正陽子來謁海蟾邀坐堂上待以
賓禮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
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
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
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殆甚於此復盡以其錢劈破擲之
遂辞去海蟾繇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明
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遁迹終南山下後又入代州鳳
凰山于壽寧觀書龜鶴齊壽四字西蜀至代數千里皆
同日時而書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
有白氣自頂門出化為鶴飛冲天元至元六年贈明悟

右
晉書泉州人陶王景封為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
洞徒百餘廣有道術黜星宿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
災福知人壽夭南唐主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金紫
皆不受金陵既下無疾而卒人知其尸解莫知其壽筭
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遶送之

景知常鄧州人少從趙瓊襖學道頗如渥丹宋太宗召至
俄辭去嘗遇呂真人時或語唐昭宗以來事殆數百歲
或祁寒浴溪或大暑曝日有書生病備噓酒飲之却能
行所居夜神光滿室卒舉其棺甚輕開視惟衣食有異
香焉

蘇澄隱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年八十餘貌不衰老五代唐晉之君相繼聘召皆辭疾不至宋太祖征太原還駐鎮陽召見因求其養生之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耳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昔皇帝唐堯享國求年得此道也上大悅後百歲尸解

劉女汀州劉安上女育於宋雍熙初九齡與羽人談道得度及笄許妻何氏劉母送之忽有一白鷺自空而墮劉女乘之而去陳軒詩曰白鷺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鳳凰簫



劉希岳漳州人。宋端拱中為道士。居西都。老子觀遇異人。得道。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踰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又詩有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為根。一日沐浴更衣。陳席而卧。須臾飛出一金蟬。遂失其所。

馬湘字自然。其先鹽官人。世為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侶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雲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言為項羽相召。飲時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一切小術無所不為。人或疾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拄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鳴。便愈。有以

官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歸與兄分此宅。我惟愛東園耳。嫂與食不食。但飲酒待兄。三日不歸。遽卒。明日兄歸。嫂告以故。兄感慟曰。弟學道多年。是歸託化。以絕望耳。乃棺斂。棺中忽然有聲。遂窺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一竹杖而已。

張九哥。宋慶曆中居京師。雖凍雪亦單衣。燕王奇之。嘗召

與會後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取
羅重疊剪為蝶狀隨前飛去遮蔽天日少頃呼之皆來
復為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
王亦薨

晉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間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
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成一卷後入王屋山仙去
王鼎襄陽人初寄籍醫卜以養妻子後遇鍾離先生遂得
仙術自號王風子人罕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人見
其水中有二影怪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即現十影
狀皆鷺異宋真宗召至禁中長揖不拜後辭去莫知所
之所著有修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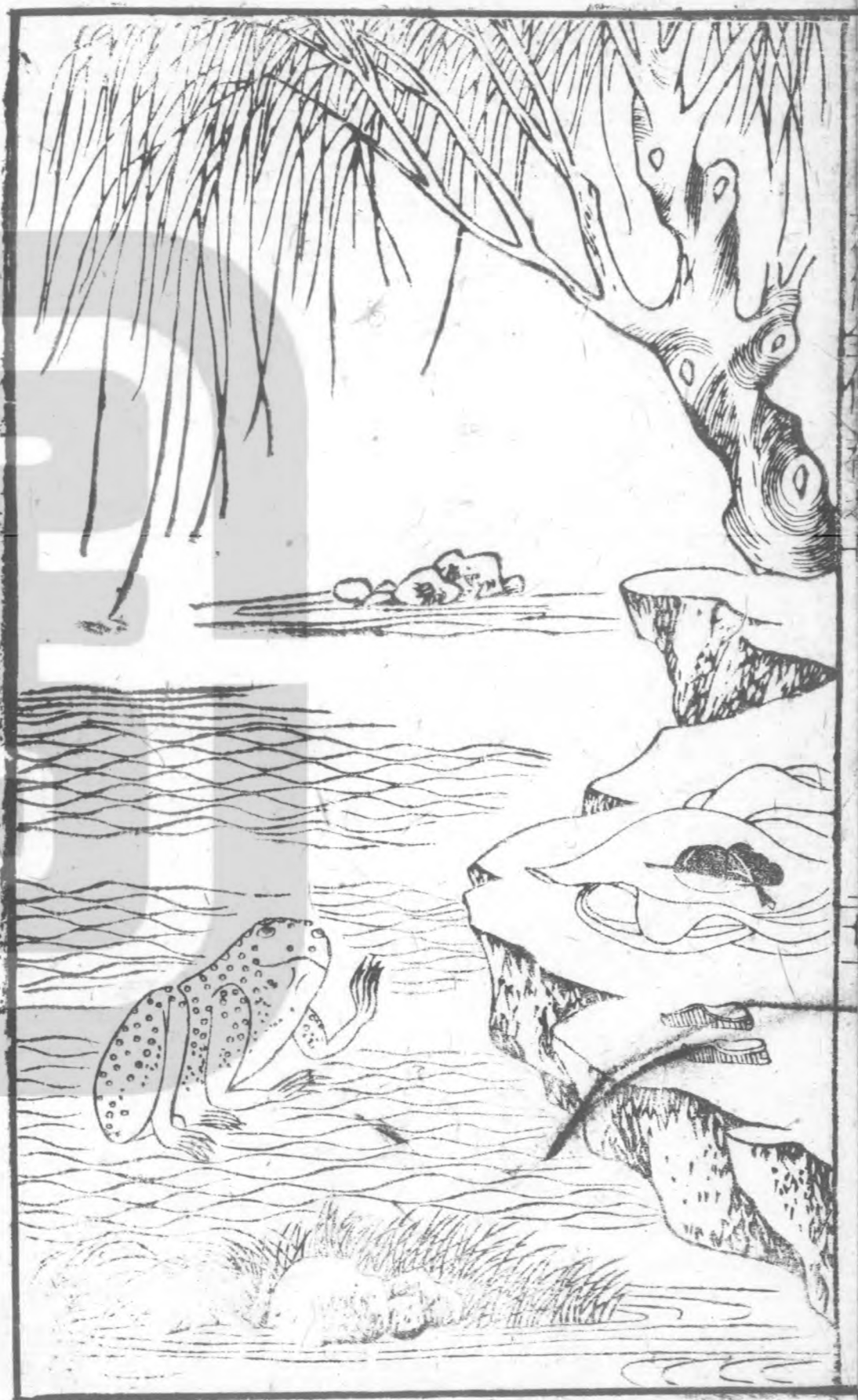
賀蘭號棲真自言百歲善服氣徃徃不食或時縱酒能啖
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登仙觀宋真宗
召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臣願陛下以
堯舜之道點化天下積方士小術不足為陛下道真宗
奇其言賜號宗玄大師資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
未幾求還舊居卒時大雪三日頂猶熱

曹國舅宋曹太后之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後罔逃國
憲舅深以為耻遂隱跡山巖精思慕道得遇鍾離純陽
純陽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安在舅
指天曰天安在舅指心鍾離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却識
本來面目矣遂引入仙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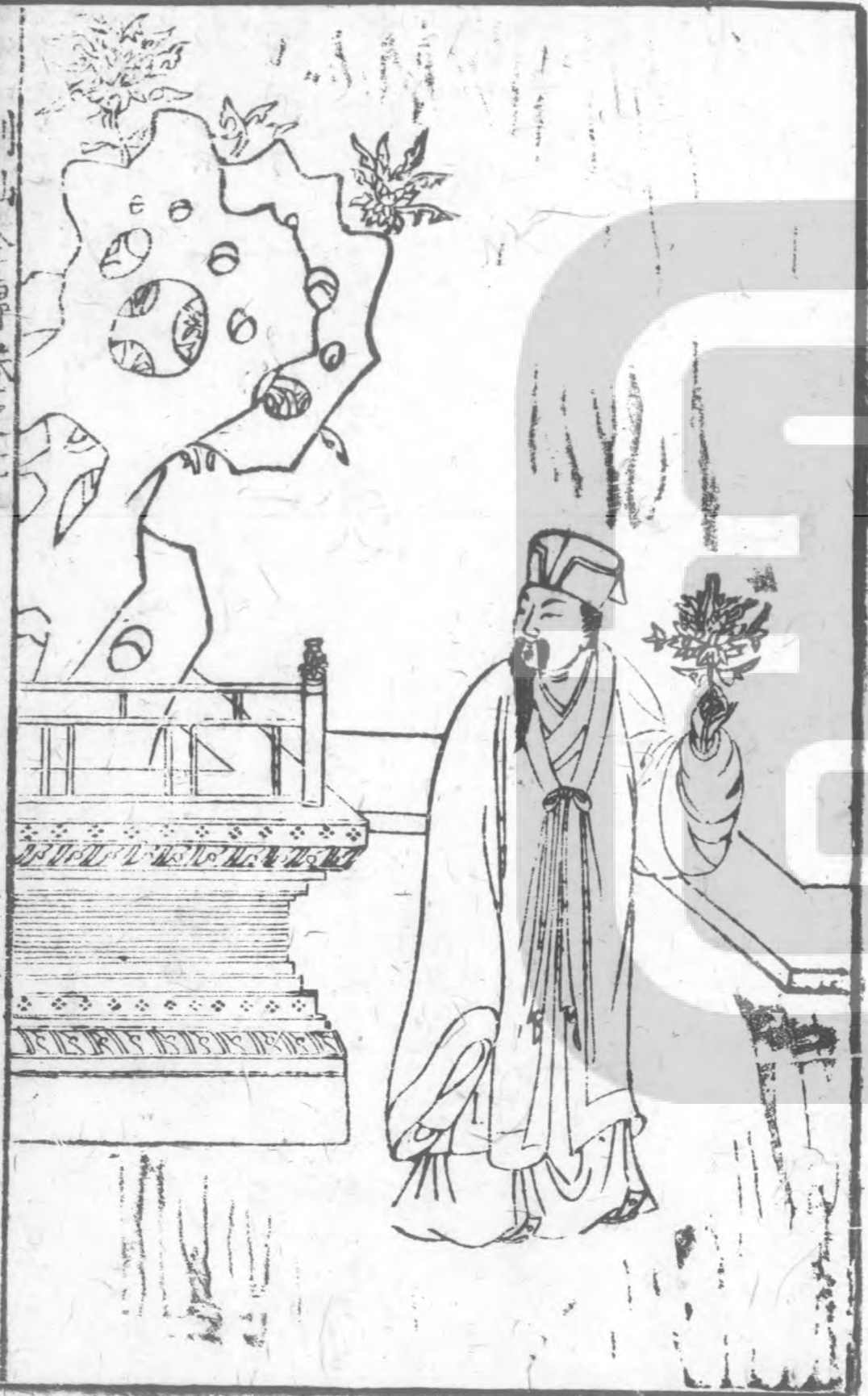
元生不知何許人。宋大中間。貨藥京師。年四十餘。無鬚眉。而瘤贅隱隱。遍肌體。嘗醉。遇夜。即與乞丐同處。有馬元者。夏月。隨之。出閭闔門。候浴池中。元因就視。乃一大蝦蟆。元遽退。引侯浴。出着衣。元前揖之。侯笑曰。子適見我乎。乃召元飲酒肆中。出藥一粒。曰。服之。壽百歲。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見其貨藥于市。

曾志靜。廬陵人。自少不御酒肉。端毅寡言。去為道士。益玄默。遇異人。授以道術。自是杜門辟穀十餘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去。又數年。復至。曰。可也。宋至和三年春。忽語其徒曰。吾九月為衡山之游。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有自衡山來者。持致志靜書。勉其徒學道云。



陳易興化縣人。好學工詩。王安石邀至相府。易一見不辭。而歸。嘗不葷不娶。野服葛巾。日一飯。或經旬不食。居蔡溪之左巖中。五十年。猶一日。宣和中。踟躕而逝。陳太初。眉山人。初與蘇東坡學道於張易簡。後東坡謫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來云。太初已得道。又數年見東坡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仙去矣。

張栢。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聞頃刻即到。與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禪師今日



與遠遊乎。僧曰可。紫陽曰將何之。僧曰願同往揚州觀瓊花。紫陽於是與僧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跌坐出神。紫陽至時。僧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禪師次仲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禪師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僧把翫。弟子因問紫陽曰。禪師與吾師同一神遊。何以有有無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宗治平中。隨龍圖陸公寓桂林。後轉徙秦隴。久之。訪扶風馬默處。厚於

一乃以所著悟真篇授處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跌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張而去。紫陽嘗自謂已與黃勉仲。維揚于先生。二人皆紫微星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人間。今垣中光耀可見者。只六星已。

劉斗子。名奉真。或名劉斗子。建康人。張紫陽弟子。初修煉白龍洞中。後白日昇天。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又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

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
韁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不可輕傳也。後紫陽三傳
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長傳。乃作悟真篇行于世。曰：使
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復罹鳳州太守怒誣以
事，坐黥竄。經由邠境，酒肆中遇杏林，告以故。杏林曰：邠
太守，秦故人也，乃為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感之，曰：此
恩不報，非人哉。盡以丹法傳於杏林。杏林道成，亦作還
元篇行于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
中秋日尸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地吉。瑞州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
七年矣。宋元豐中，蘇轍謫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



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
轍呪水以漑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吉後尸解於...
徐問真，東萊濰州人，有道術，與歐陽脩善。一日求去...
脩留之不可口，我友罪我與公卿游，脩使童子送...
有鉄冠丈夫，長八尺餘，俟于道，以瓢覆酒于掌中，少飲...
童子因遣回，遂不見。童子後亦發狂，莫知所之。嘗教脩...
引氣愈足疾，蘇軾試之亦驗。

黃希旦，昭武長樂里人，號支離子，居九龍觀，脩然有出塵...
之志。宋熙寧五年，作五福宮成，希旦以戒行清潔，召至...
京師。後二年，化形於太一宮，後復見于蜀，寄友人詩曰...
昔游西太一，今日返成都。若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

...春，高武人宋熙寧初，夢一鉄冠道人，儀容脩偉，既寤...
至城南五峯院，後遇道人如所夢者，自云姓蔡，住武夷...
遺以五華草，食之甘美，自此不復粒食，惟飲清泉，約以...
某日會武夷，至期而往，蔡已先至，徐以水深不能渡，止...
於金身院修煉，頃尸解。

申屠有涯，宋人居宜興，嘗携一瓷餅，一日與衆渡舟中，出...
瓶中酒飲，大吐，衆惡逐之，乃挈餅登岸，倚杖吟曰：仲尼...
非不賢，為世所不容，蚩蚩同舟子，不識人中龍。吟畢，躍...
身入餅中，衆駭，舉餅碎之，寂無所見。

朱有涇州人，少竄戍五符，宋元豐初，瀘賊犯塞，詔起秦卒...
征之，軍次資中郡，有醮壇山李阿試仙臺，有往來臺上

俄二鳥飛鳴爭食墜地若松肪者有取食之即腹脹且渴求池飲水遇一道士指松曰食此葉可療也忽不見有如其言渴遂止自覺心爽神清有初不知書不飲酒至是高吟劇飲脫五符而仙去。

陳仁嬌南海陳玘女也嘗夢為道造遊及寤每專思舊游不釋忽八月望丙夜有仙女數百從空招之仁嬌超然隨衆往朝于帝遂命掌蓬萊紫虛洞宋元祐中降于廣州進士黃洞家者再。

邵琥宋湘陰縣人少與兄玘弟珪同游太學遇至人後歸都嶠山結庵修煉元符初蘇軾自嶺表歸訪琥留庵旬餘後琥又於西蜀峨眉山結庵無何遁去但留詩壁間



云徃徃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在西川。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群。既長。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請其癡。隱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一日以術授其子。因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其坐于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

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母夜歸室。見紅雲覆身。因有孕。懷二十四月。一夕夢神人。綠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曰。來日借此居也。次日靈素誕。金光滿室。五歲不語。忽有道士不告而入。見靈素曰。父別特來相謁。相顧撫掌大笑。自此能言。七歲粗能作詩。日記萬言。蘇東坡以曆日



與讀。一覽能誦。東坡驚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靈素笑而答曰。生封侯。死立廟。不離下鬼。非予志也。年三十。遊西洛。遇道士姓趙。授以神霄天壇玉書。書中有神仙變化法。并興雲致雨符呪。驅遣百鬼。役使萬靈等法。自後無施不靈。次年岳陽酒肆。復遇趙道士云。吾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授玉書。宜謹行之。行當為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以輔東華帝君也。崇寧五年八月十五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玉帝。召騰空而上。遙見天門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引帝入門。上有朱牌字曰。神霄玉關之門。次過一小院。曰玉樞院。一朱衣吏迎帝入。曰。此帝君舊居也。及朝見玉帝。傳旨云。宜任忠賢。去奸邪。保社

稷。帝自天門而下。百餘步。見一道人。青衣青巾。跨青牛而上。導從甚肅。至帝前。呼萬歲。言訖。駕青牛而上天門。帝夢覺。記之。大觀二年。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以靈素薦。人見帝曰。卿有何法術。靈素云。臣上知天上。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先年中秋。上朝玉帝。臣曾瞻見天顏。帝曰。朕方省之。向乘青牛何在。曰。寄養外國。不久當進上也。帝甚奇之。不時宣召入內。刪定道史。經錄。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神霄宮。宮成。帝引百官遊行。吟曰。宣德五門來。萬國蔡京等。沉思無答。靈素輒應曰。神霄一府物。惣諸天帝。大喜。帝欲修雷書金經。全足。收入道藏。未訪不得。靈素靜夜飛神奏告上帝。乞賜觀雷書。并

靈司等印。上帝遣王女以二印授之。併雷書五卷。靈素遂錄雷書進上。至是始全。政和七年。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大喜。即以賜靈素。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金地蘭紙。進至御前。與靈素所錄雷書一字不差。帝於禁中封自書青詞密奏。次日問靈素曰。昨朕所奏青詞。達否。對曰。未達。緣誤寫一字。靈官未敢以聞。乃讀帝青詞朗朗。帝撫靈素背曰。先生真神仙也。因賜號金門羽客。一日靈素侍膳。帝嘆曰。日思皇后英魂。先生可能致一見不。靈素曰。諾。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王華宮。與王母宴集。頃刻即當至矣。俄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駕青鸞而

至。請帝曰。臣妾昔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謫下人間。今還復舊職。願陛下防丙午之亂。任忠去奸。誅童蔡以謝天下。其禍可免。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后曰。即紫虛元君陰神。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有自天降者不。后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大頭鬼。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漸隱身而去。靈素嘗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即稽首。上恠問之。對曰。碑上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蕪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

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帝他日又謂靈素曰安得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奉請焚符畢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出龜蛇須臾降一巨足寒於殿前帝拜云願聖祖見身俾得瞻仰遂現身長丈餘端嚴妙相皂袍金甲王帶腕劍披髮跣足頂有圓光立一時久帝自為寫真與昔太宗皇帝時寫者無異帝愈敬之又請見王母靈素但燒一小符王母即領諸王女乘雲而降帝捻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父不見矣帝請訓教王母乃授以神丹補益之法臨去曰察姦臣遷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不然後悔無及矣靈素居一室外常封鎖雖駕到亦不引入蔡京譖于帝

曰室中有黃羅帳銷金龍牀椅卓皆朱故不欲帝見願陛下親往觀之帝即幸神霄宮與京徑入其室但見粉壁明窓椅卓二隻他無一物京惶恐請罪靈素請問帝語其故靈素笑指壁上見一金樓玉殿龍床黃羅帳一如錢大帝亦笑曰先生遊戲自佳也後太子奏林靈素俱妖術陛下如不信乞宣諸法師破其邪法正罪誅之時有十二人俱善法術帝命十二人會於凝神殿闢法宣太子諸王暨群臣觀之靈素嚙水一口化成五色雲雲中有金龍獅子仙鶴鳴躍殿前十二人奏曰皆紙獅龍鶴耳臣等誦大神咒當令返形衆念咒龍鶴愈加多帝曰負矣更有何術十二人奏能咒水使沸靈素取氣

一口吹盃中水即成冰。靈素乃云。乞聚炭為火洞。臣先入。令十二人隨之。靈素入火洞。火不着衣。諸人伏地哀告。乞赦。帝怒。發開封府刺面配遣。靈素見朝政日非。密上疏云。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付之以兵柄。彗星示變。陛下不能修德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善以避之。若云數不可逃。然古昔却有過期之曆。臣今暫辭龍顏。願陛下自愛。帝降詔不允。靈素呼諸弟子。將前後給賜之物。約可三百擔。編號封鎖室中。竟私出國門而去。帝乃賜觀溫州。一日謂弟子張如晦曰。塵世不可久戀。况大禍將及。吾將去矣。他日神霄再會。言訖端坐而化。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命曰。可於正穴中。

更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可蓋土。宜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下棺後。忽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太子即位。遣人伐靈素塚。三日不知去處。見亂石縱橫。黑風雷雨。火光繞地。對面不能相覩。使臣還奏。淵聖始悔異之。勅封通真達靈真人。立祠天慶觀。至今存焉。趙鼎嘗作記口。先生昔趨淵深。非博學士夫。莫能曉識。僕未仕時。先生曾許僕。當中與作相。若遇春頭木會之賊。可以致仕。不然則相遇於潮陽古驛中。初不以為然後作相時。因奏事果遭秦檜之害。被罪海島。道經潮陽驛中。方抵驛庭。見一少年。繡衣朱鞋。徑入驛中。視之即先生也。笑問曰。前言繆乎。始知先生是真仙也。

李臯涕。宋紹聖初。劉延仲寓秀州。嘗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臯涕和垢膩爲丸。與之。病立效。因目爲李臯涕。延仲延之坐。曰。今日適無酒爲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中無涓滴矣。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吹角老兵高州人。忘其姓名。宋紹聖初。一日題詩樵樓上。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誰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形莫知所終。



張俞字叔才明縣人。為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宋紹聖初游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紹興五年為相。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遇。白雲曰。憶曠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鼎果卒。

莎衣道人。淮陽軍朐山人。姓何。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第。紹聖末來平江。身衣白襴。久之衣敝。緝之以莎。嘗臨池照影。朗然大悟。人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求治。持一草與之。即愈。求而不得者。病遂不起。孝宗連召不至。賜號通神先生。賜衣數襲。皆不受。後莫知所之。



莎衣道人

王文卿撫州臨川人。解呼雷致雨。役使鬼神之術。宋政和初。召見。時將有事明堂。雨不止。上命禱晴。天即開霽。禮成。復雨。賜號冲虛通妙先生。凝神殿侍宸。時揚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為伏劍。嘆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後數日。揚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後歸紹興。一日謂其徒曰。西北有黑雲起。當速報我。移時果然。即入室解化。乾道初。人有見之於成都者。

陶道人。黎州卒也。宋政和間入獅子山採薪。遇異人得道。與王畫龍同時。王每畫龍必有所缺。不然則隨雷雨變化。陶每見王。輒以杖擊之。曰。此龍妖也。後俱不知所往。
王畫龍附

李思廣。吉水人。自幼志操特異。放情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七十餘。容貌愈少。宋政和四年。游螺川。常住習溪橋酒家。酒媪以其異。來則飲之。不問其值。一日謝別老媪。晨起視。已死矣。報所親殯葬之。月餘。有客見思廣于千里之外。衣冠如故。乃開棺。不見其尸。

維晏。閬州人。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釋牧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食。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燎。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稍稍預言禍福。無不神驗。宋宣和中。賜靜慈妙應處士。張浚延至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夷先生。年一百七十八始逝。

虛白。鄧州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

秘訣宋徽宗聞其名召官太乙官恩賚無虛日官太虛
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政曰
朝廷事有宰相非予所知也金人尤重之呼為神仙一
日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至期果然

魏一翁濮州雷澤人遇異人得道手持蒲箒時時語人禍
福里閨重之每製纊奉以禦寒倫兒夜至欲竊之二翁
輒呼其名曰爾欲我纊乎盜驚謝而去宋徽宗聞其名
遣使召之至其廬但聞鼻息轟如雷不見形影惟得
頌一章以歸宣和初尸解仙去

羅昇宋宜春人少貧以屠狗為業晚乃貨藥市中遇異人
授以方術年幾百忽一日辭親故奄然而逝時改和二



年也。後有客見其在海陽市貨藥。有書寄鄉人。驗其日。適其解去之明日也。

藍田人隱直庵廬六十年。肌膚如玉。雨泥徒步。騎不能及。徽宗雖禮之甚厚。然非所樂也。力求還山。宣和未常曰。山川草木何腥羶之甚耶。遂尸解去。已而戎難果作矣。

武元昭。紹興蕭山人。方在女孩。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乃乳。母異之。後長。議適人。女不樂。忽夢神人告曰。汝本玉女。坐累。暫謫塵世。今可絕食。及覺。欲不食。母強食之。又夢神怒曰。違吾戒也。乃剖腹。滌之。因授靈寶法。自是能以符水療人疾。一日詣數十家聚話。諸人往其

訪之。云已死矣。詣數十家之日。即尸解之日。

賣魚。不知其名。嘗賣魚楚州市。暑中。遇一道士。謂曰。汝魚餒矣。能飲我。可使魚活。遂飲以斗酒。因與談論而去。魚果活。自是言人禍福。輒應。宋宣和中。召至京師。賜號塵隱處士。復還楚州。靖康初。忽於亳州太清宮。號跳大哭。人莫之喻。有記其時日者。乃汴京陷之日也。

梅志仙。檀州人。戒行嚴峻。修道黑山二十餘年。遂能出神分身。遠遊郡國。人莫能測。有無根柏一株。使其徒栽之。立見茂盛。卧於石。晷浹辰不食。虎馴遶其側。年九十餘。

尸解

范子珉。處州道士。嗜酒落魄。談人意外事。多奇中。善畫牛。

忽訪郡守錢竿曰。負公畫田軸。故來相償。畫成儼然就
逝。將歛。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珉。即
其解日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七終



